

南京雜感

舒滿君

第一次到南京大概是 08 年 5 月，正是汶川地震發生之後。那時的我尚未步入史學之門，對南京城的歷史亦知之甚少，在被組織着參觀了大屠殺紀念館、瞻園以及中山陵等地之後，開始有一些粗淺的認識。在南京的街頭巷尾穿行，印象最深的是道路兩旁的法國梧桐，倒不是因為這些梧桐枝繁葉茂，整齊壯觀，而是因為滿天的梧桐飛絮，隨風入眼，讓人難受至極。這時不免在心底嘀咕：這南京城，大約是我們欠了它太多眼淚，才會用這種方式讓我們把過去銘記吧！

.....

時間推至 2015 年，當我有幸成為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的學員并隨諸位老師及學員再次在南京城及其周邊地區考察學習，我對這座城市印象開始發生顯著的變化。應該說我對南京城印象的轉變是從學習明清史，從朱元璋和後湖的黃冊庫開始的，當我此次注意到在孝陵明樓及南京城牆的牆磚上寫的“搃甲.....甲首.....小甲.....”的銘文時，我對南京的好感頓時上升，仿佛看到了那個時空里制度與現實的聯繫，居然在明城牆上開始想像朱元璋的里甲制安徽、江西等地的實行。這種相似的想像在此後的考察中屢次出現，大概這就是走進歷史現場的功效吧，確實有一種妙不可言的感覺。

對南京城更豐富的認識當然是從此次安排的講座中習得的。在六朝博物館里，聽諸位老師講述六朝時南京的文學、歷史、地理，從不同角度分析詮釋明清至民國南京的才子佳人故事，充分認識到不同歷史時段南京的各個側面，亦知“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這樣的描述並非虛言。誠然，僅憑這幾個講座是無法對南京城形成整體且全面的認知，但對於一個並不打算專門從事南京研究的人來說，學習的目的不在於全面掌握南京歷史，而在於不斷豐富對南京的認知，這一不斷獲取知識的過程便能讓人心滿意足。

除了學習以外，在此次南京營之後，南京與我而言將會產生更特別的意義。因為借此次研習營的機會，在南京這個城市，我與南京本地以及來自香港、台灣以及國外等高校學員以及老師進行了交流。這種交流不是在廈門、上海、北京或者其他城市，而是在南京發生的，這意味着，我已經與這個城市中的“人”發生了非常具體的聯繫，在以後的日子里，每當我看見或路過或再次造訪南京時，這個城市于我又增加了一層含義。

.....

以上內容，不過是以“我”為例，簡單地描述并解釋個人對城市的認知改變以及城市對個人的意義轉變的過程，這或許可以算一個純個人的心態轉變史吧。

當我們跳出作者的思維，以第三者的心態瀏覽前面的文字時，我們可以發現這是一個十分主觀的書寫，同時也是作者兩次南京記憶的堆疊。我想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亦不過是前人記憶的層層堆疊，我們閱讀了他們的記憶，並產生了一些疑問。接著我們會追問，作者的寫作背景是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寫，作者在南京期間發生了什麼，是什麼使作者對南京的印象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但在這些追問下，我們會去查閱其他相關的資料，或許會找到其他學員或老師對此事的記錄，或者網絡上關於研習營的報導，由此，或許又可以構建出另一個無限貼近真實的關於南京城的故事。